

LUBAN

系列丛书之一

平民
作家

梁晓声：城市
平民·贫民

梁 晓 声 专 卖 店

旅伴

NO.1

最被争议的作家

名家
新作

张贤亮：小说中国

精品
回眸

贾平凹：闲人

青年
评论家

陈雷向梁晓声叫板

凝视梁晓声

混
在北京

黑马 北京越来越好混

封面人物

平民

作家

系列

丛书

之一

封面

人物

平民

作家

系列

丛书



(陕)新登字 012 号

旅 伴

系列丛书之一

出版 / 发行

陕西旅游出版社

撰 稿 人

梁晓声 张贤亮 贾平凹 黑马 陈雷

谢悦 黄爱东西 黄茵 张梅 李曦

社长 / 总编

王 巨 川

执行主编

王 秦 生

美术编辑

孔 晓 军

地址 / 邮编

西安市长安路 32 号 710061

电 话

(029)5261480 5264870 5268220

印 刷

空军西安印刷厂

规格 / 开本

787 × 1092 1/32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各地邮局报刊零售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

陕工商广字 1-0514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29)5220241)



定价: 12 元

旅

贾平凹 闲人

精品回眸

98

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

张贤亮和他的《小说中国》

82



张贤亮

最被争议的作家

青年评论家陈雷

向梁晓声叫板

凝视梁晓声

77

城市平民·贫民

4



平民作家梁晓声

梁晓声专卖店



旅游热线

驾车，去西部探险！

156

小说名吃

李曦 羊肉泡馍怎么吃？

152

张梅 关于女人喝酒的格言

150

黄爱东西 集体补肾

144

才女佳作

黄茵

好话好说

147



——访李谷一的母亲向大威

一位九旬老人的光荣与怀想

138

往事悠悠

刘朱婴



Michael Merae

森林挽歌

116

环球写真

水浒新说

于褚是谁把好汉逼上梁山？

111

黑马北京越来越好混

104

混在北京



北 欧 风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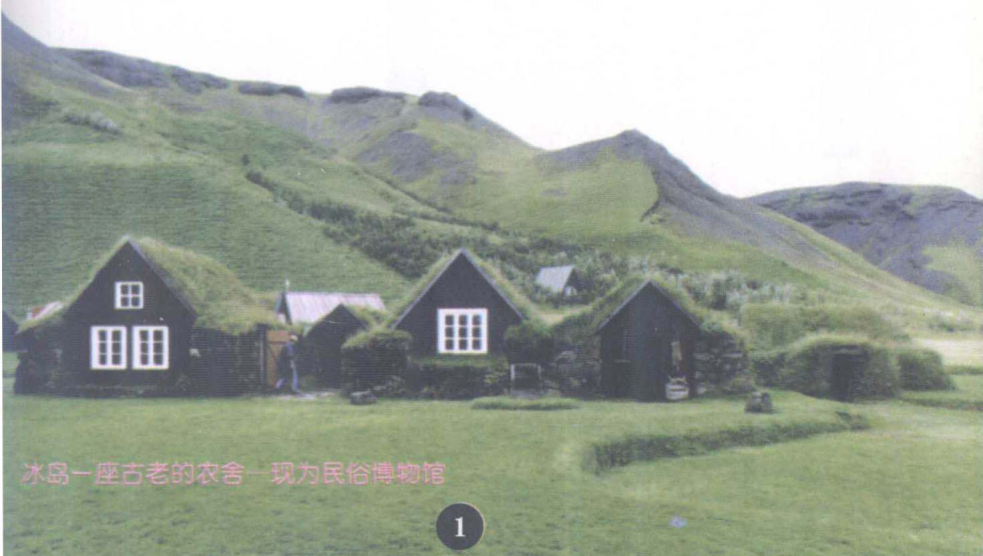
北欧威尼斯——斯德哥尔摩



格陵兰岛的山脉和浮冰



表演划独木舟



冰岛一座古老的农舍——现为民俗博物馆

旅

贾平凹 闲人

精品回眸

98

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

张贤亮和他的《小说中国》

82



张贤亮

最被争议的作家

青年评论家陈雷

向梁晓声叫板

凝视梁晓声

77

城市平民·贫民

4



平民作家梁晓声

梁晓声专卖店



旅游热线

驾车，去西部探险！

156

小说名吃

李曦 羊肉泡馍怎么吃？

152

张梅 关于女人喝酒的格言

150

黄爱东西 集体补肾

144

才女佳作

黄茵

好话好说

147



——访李谷一的母亲向大威

一位九旬老人的光荣与怀想

138

往事悠悠

刘朱婴



Michael Merae

森林挽歌

116

环球写真



水浒新说

于褚是谁把好汉逼上梁山？

111

黑马北京越来越好混

104

混在北京



梁晓声：
城市平民和
贫民

城市平民知多少？

城

市平民，乃中国当代城市中为数最广大的阶层。综合近年有关社会调查资料，显示他们约占城市总人口的 80% 以上。

十年至十五年前，这个阶层的普遍家庭，平均有 2 至 3 个子女。它们大抵是“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以前的一代“细胞”。城市平民家庭，基本上由双职工父母组成。他们当年应在 45 岁至 60 岁之间。他们多是工人；其次是几乎一切服务行业的服务员；再其次是一切中小知识分子，以及可纳于区政府至街道委员会“行政部门”的一般工作人员。按照过去的，亦即解放前的说法，是可称之为“小职员”的那些人。

建国后，中国工人是一支最庞大的从业大军。在数千人数万人乃至十几万人的超大型工厂里，从操纵车床的技工到食堂的厨师到管理浴池的人到打扫厂区卫生的人，一概统称为工人。而在街道简陋的小厂房里糊包装纸盒，用铁锤敲砸铆钉的，做豆腐的，也是工人。建国之后兴起的某些工业城市，如黑龙江省的富拉尔基、“大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工人家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总人口也当然与工人家庭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而在十年至十五年前的一切中国大中小城里，“全民”性质的或“集体”性质的一切大中小厂，乃是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

平民即贫民

无

论哪一类工厂里的工人，工资级数都是由国家规定的了。学徒工第一年月工资 18 元。相当于目前的两美元加两元人民币。

这里我要引用一篇我中学时代读过的外国小说的情节——一些西方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游客到南非某一发展中国家旅游，当游船靠岸，他们为了取乐，向海中丢抛容易沉水的小物件，于是该国的穷孩子们纷纷从岸上跃入水中争相捞取。捞取到的，可获一美元奖赏。水性好的孩子，以此方式，每天最多能挣到六七美元。其中一个穷孩子，亦即小说的主人公，就这样在白人游客无聊的娱乐中淹死了……

我已完全记不清那位作家究竟是哪一国家的人，也根本回忆不起那一篇小说的题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是一篇由中国翻译家译成中文的短篇小说。在译后记中，这样提示读者——此篇小说反映了作家对欧洲资产阶级的强烈憎恶，以及对本国穷孩子们的极大同情。

应该说，译后记所提示的“主题”是相当准确的。也应该说，那曾是我所认为的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否则，它不至于给我留下如此之深的印象，以至于我如今仍能讲述出它的梗概。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当“美元”这个词以及“买物”，以及与人民币的汇率进入中国人的常识也进入我的常识之后，我每每地又联想到那一篇中学时代读过的外国小说。并且，对于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产生了极大的同情。这同情像儿子对父亲的同情一样无虚无假。因为我的已故的父亲，便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因为我这位中国作家，乃是中国工人的儿子。

那一篇中学时代读过的，内容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外国小说，使我每一联想到，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原来自从四九年建国以后直至七十年代末，中国工人们是这个地球上所拿工资最低的工人。即使不是唯一最低的，也肯定是最底的之一。

低到最初月工资仅相当于那一篇外国小说中一个穷孩子的日“收入”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尽管那些穷孩子的“收入”是不稳定的，是屈辱的也是冒险的。

虚幻的“政治地位”

这事实使我关注中国当代工人阶层的总体命运时，心中往往不禁地生出种种悲怆。尽管相比于那篇外国小说中的那些穷孩子，中国工人自建国以后，社会地位，或曰“政治地位”一直被奉捧于几乎至高无尚的地位——“领导阶级”的地位。

所谓“政治地位”一词，我认为，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是最该被夹入中国历史中不再重提的词。或者，将这一词抛还给政治家和政客们罢。普遍的中国人，其实只要在公民权方面和法律方面与他人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就足够了。而所谓“社会地位”，又当然是与经济地位发生密切联系的。对经济地位处于社会最低水准的一切人们来说，再高的所谓“政治地位”都意味着是幻赐和幻得的荣耀。

在二十一世纪，不管任何国家，对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而言，以上观点都应是一种“思想进步”的共识。反之便是反进步的。于民众方面是不可救药的愚民意识。于执政阶层则意味着是愚民统治。

当年工人的工资

中国工人学徒的第二年月工资20元。第三年24元。学徒期满，实习一年，以观劳动表现。表现良好者，“转正”为一级工。月工资28元。按今天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合3—5美元。表现不好，或仅仅被认为表现不好者，推迟“转正”。推迟“转正”是当年学徒工们最害怕的惩处。当年无论大中小，也无论“全民”的还是“集体”的甚或街道里弄的手工作坊式的微型厂，几乎全都有过遭此惩处的工人。

当年二级工32元；三级工38元；四级工48元；五级工56元；六级工64元；七级工74元；八级工84元。木工八级似乎高些，88元。所以木工，尤其细木工，亦即手工工艺型木工，在当年是中国工人心目中的“黄金工种”。大约全国加起来也是不多的。据我想来，肯定比今天全国流行歌手的总数少。

几百名中国工人，甚至几千名中国工人中，当年在退休之时能升为八级工的，最多不过三五名。据我所知，有几千人的工厂，在二三十年内，根本就没产生过一名八级工人。这比例大约接近于如今每年全国大学生中产生博士的比例。

所以当年中国工人中的八级工，又确曾被尊称为“工人博士”。

“工人博士”当年乃是全体中国工人和工人子女们衷心崇拜的“精神偶像”。当年中国工人在退休之年能升到七级工已相当幸运相当令人羡慕甚至令人嫉妒。在升到六级工时退休的人数估计不会超过30%。绝大多数中国工人在升到五级工时退休。五级是当年中国工人升级的一道“龙门”。好比目前在全世界的军队里，从大校到少将是一道“龙门”一样。

有为数不少的工人，从三十几岁起是四级工，到退休之年仍是四级工。

涨

工资

国

家显然是体恤到了工人阶级收入状况的可怜程度的。因而自七十年代“四人帮”粉碎以后，经济状况稍有好转，便在短短几年内首先从中国工人开始，连续进行了几次全国性的“工资普调”。而此前中国工人涨工资的机会，是由国家发布统一文件，涨率3%、5%、10%、最多30%不等。任何省市，任何企事业单位，倘没有接到国家发布之统一文件而私自涨工资，都将被认为无视国家法令，受到严厉查办。甚至受到法裁。在这一点上，我敢说，自建国以来，至“企业自主权法”于八十年代后期颁布之前，中国一例都没发生过。道理是那么的简单，任何一位领导者，都不愿因给工人涨工资而触犯国法。何况，即使一厢情愿地出于善良的动机做了，国家不予承认，工人们的工资还是等于没涨。

“工”

字牌的衣物

八

十年代初期之前，中国城市平民的生活大至是这样的——粗茶淡饭尚能饱腹。生活条件较好的家庭，大人孩子有一套或两套还算体面的衣服可在特殊的日子一穿。比如过年过节，比如走亲访友，比如在家中接待贵客，比如参加什么庆典活动。家家户户都有一两只旧木箱。那木箱便是专用来装那样的衣服的。有时大人的一件衣服，十几年后几乎还是新的。因为那样的衣服，是一回到家里就脱下来的，一过了特殊的日子即收起来的。好比宫廷里的皇家宝物，仅在特殊的日子才展出给文武百官们看。对于中国平民，当年大抵是为了饱他人之眼福，同时意识上安慰自己毕竟还是平民而非贫民，才舍得一穿自己较体面的衣服的。而尤其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头脑里是根本不会产生服装过时这一种想法的。在我记忆中，过年过节的日子，常见某些工人穿了崭新的或比较新的工作服而感觉异常自得。那是



他们平时舍不得穿留存下来的。所以，八十年代后期，全世界又大约只有中国的王厂，会以某种名目向工人们发一块质地良好的布料，使工人们可以用来做一件新衣服。平民家的儿女，当然包括工人家的儿女，一件新衣不但要穿多年，而且长子长女穿小了，要由次子次女接着穿。倘还有三弟四妹，则必顺序“继承”着穿下去，直至无法再补了穿。如果谁是工人家的儿女，那么肯定的，他或她是在中学生或高中生的年龄，穿过由父母的工作服改做的上衣或裤子。起码穿过父母的“劳保鞋”。

当年，中国平民家庭卖的“破烂儿”最是不折不扣的“破烂儿”。

而中国工人家庭卖的“破烂儿”，至少有一半儿新着的时候曾印有“工”字标。工作服是中国工人家庭最显明的特征。如果一个工人家庭不但父母是工人，长子或长女也是工人，那么你一走入这样的家庭就会发现——墙上挂着的，身上穿着的，门口床边摆着的，几乎触目皆是工厂里发的衣服和鞋。在它们没变成“破烂儿”之前，工人之家舍不得卖。

欲说还休

当年，80%左右的城市平民阶层中，约有50%是工人之家。

工人之家包一顿饺子就算改善生活。

工人之家对老人的优待，是每月能吃上一两次面条，喝上几次大米粥。

工人之家的年或节，如果备下一只鸡，两条鱼，三斤鸡蛋，便是过副食丰盛的一年节了。

如今，中国最早的一代青壮年工人，还活在世上的话，都已经七十多岁八十多岁了。他们和她们每月的退休金，八八年以前大约是70多元80多元，与年龄几乎相等。八八年以后至今，加上各种国家统一的“补贴”，普遍在150至170元之间。与目前下岗工人们的社会救济金所差不多。对于将一辈子的体力和技能全都贡献给了国家的中国工人，在目前物价情况之下，不能不说是维持着一种苟活的状态而已——如果没有子女们照顾着，又简直就可以说根本没法儿活。相比于中国几乎随处可见的奢侈现象，浪费现象，滥用国库资金讲排场，摆阔气，甚至为个人树碑立传动辄几千万上亿元铺张挥霍地制造政治风光的现象，真不知会叫中国工人，或虽不是工人，但稍有正直的社会看法的人士怎样思想才好。“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上有老、下有小

——一个并不轻松的社会问题

中

国最早的一代青壮工人们也成了工人的长子长女们，相当一部分目前正面临着“下岗”或失业的命运。比起他们和她们的父母辈，他们和她们大抵都是独生子女之父母。独生子女父母有一个主要的好处，那就是只需为一个子女操

心。也有一个主要的坏处，那就是只有一个子女为自己们的晚景操心。如果他们的子女已然有了工作而不是在上大学，那么他们和她们的晚景生活的艰难自然得以缓解。如果他们的子女不但已经工作，而且月收入在中等状况以上，比如每月一千余元，并且，还没结婚的话，那么他们和她们的晚景生活的艰难不但得以缓解，而且还算吃穿不愁。当然，前提是子女们比较有孝心，甘愿在结婚前以自己的工资与退了休的，或“下岗”的失业父母的退休金、社会救济金“共产”。

所以，中国工人目前所面临的“下岗”问题失业问题，不但关乎他们本人之命运，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父母，亦即中国最早一代工人的晚景生活的起码质量，也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独生子女的身体和心理能否健康成长。

这乃是一个“立体”的社会问题。

这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绝不像某些对中国一向抱极乐观态度的人士们所谈论得那么轻松。

平民的女儿没爱情

与

中国工人相比，中国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们，当年工资还要低些。在我记忆中，同级相比，后者们的工资比前者们的工资低一级。至少低半级。也就是说，一名四级服务行业从业者的工资，相当于三级或三级半工人的工资。

所以，如果当年一个姑娘是服务行业的从业者，那么她想嫁的起码是一名工人。她不怎么情愿嫁给的，恰恰是与自己同属服务行业的小伙子。这一点，验证着一条在人类社会许多世纪以来几乎颠扑不破的“真理”——经济基础充当媒婆，比任何戏剧和小说里的媒婆，甚至比《西厢记》里那位聪明绝顶又古道衷肠的小红娘更有成功的把握。

平民的女儿们，几乎不可能有所谓爱情的自由。如果她们出落得美貌，则她们必意味着是家庭唯一有希望中头彩的“黄金证券”。同时，有权势、有地位、经济基础较优越的男人们，也必跃跃逐色，从四面八方包围她们，取悦她们。十之八九的她们原本对爱的纯真，最终都将发生嬗变，大量地掺入非爱的因素。在她们做新娘那一天，至少有一个平民阶层的小伙子躲在某一角落束手无策地哀哀哭泣。而他当然是她初恋阶段的，甚至是从小相互关怀呵护着长大的意中人。

我这个出身于平民阶层，并且至今与中国平民阶层有着斩不断的脐带般的联系的作家，从小长到大，所知平民阶层产生的这一类通俗的爱情故事可谓多矣！

